

歸震川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出版

歸震川全集

全二冊

定價天洋四元

著者

崑山歸熙甫

校閱者

新安汪漱碧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中央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電話九〇七二二號

歸震川全集下冊

卷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刳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天子命吏爲賊刳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竄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榘諭祭於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略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戕。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元時有爲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早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隨

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潼川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荊門州。爲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旣太甚。治邑非人。甯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爲涕泣曰。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爲之斂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承給檄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選。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徵江。君旣更治民。號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勅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旣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刼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爲遠。然龍城於今爲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仕宦之家。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歿。請銘於余。余不可辭。而爲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滔天。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爲謾欺。皎皎李侯。壇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絕刼質。帝嘉精忠。恩詔優至。彼亦何人。天子之吏。以生爲市。生甯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聞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爲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絕。我實銘此。有石巖巖。其詞則熾。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何氏先塋碑

南陵何進士塋。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西山。山亘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

何氏世葬之。燹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孫氏。曾祖諱銳。妣孫氏。世以昭穆爲序。而虛其高祖之位。高祖萬戶府君諱應龍。別葬界橋山。祖諱旺。別葬柏山嶺。而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蓋葬三世而祖妣異其兆焉。歷年圯廢。燹以嘉靖乙巳加修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於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而可以致死。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家人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識之也。凡何氏之葬者。悉山澤之敦龐淳固。以忠厚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生。以示其後之人云。

文辭不知今從常熟本
岷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此文岷山常熟二本大異岷本敘何氏
先世之生卒年月及燹之歷官較詳而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有四宗。特世多顯。封侯外戚。汜鄉蜀郛。慎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穎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郊。廬江相望。雅道郁郁。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惟昆季。皆有名德。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苗。迢迢千載。奚前之遂。而後之塞。纍纍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逢時濬發。松柏丸丸。石虎馬羊。青葱峒吻。凡爾後世。有孝有忠。敬視斯述。按大吉字疑誤據羅泌路史歸有胡何四姓皆虞舜後此文連舉四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或有爲新所莽殺進謀誅宜官不克而死漢氏自前漢何武以司空封汜鄉侯蜀郛人後漢何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武之何至曾而顯故云穎昌遂之會日食萬錢累世奢侈過度所謂適貴而溢也三國何夔仕魏封成陽亭侯晉何曾陽夏人以三公封穎昌侯陽夏弟亦皆潯人所謂廬江相望雅道郁郁也何準之女爲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尙書令輔幼主益文穆所謂晉與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也何求與弟點允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孝子寬惟昆季皆有名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宣州宣城疑指此陽谷未詳莊識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岷山城南湓瀆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嘉靖十六年。天子奉冊寶上祖宗徽謚。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勅葬墳墓所在。官爲修治。置守塚。復其人稅。未除者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岷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爲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爲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虜酋阿羅入黃河套中。虜種遂久居不去。爲陝西邊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早霜不可田。請增戍守而已。已至今上時。言事者銳意欲復河套。旣而天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中之於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爲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望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饑饉。日不暇給之時。其風誼尤可尙矣。賢人君子之沒。遠者數千年。近者數百年。而光顯於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鄉進士恭煥。蒙荷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其事。因請書之於石。以告於後人。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安亭鎮在岷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爲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

予之務紆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尅去歲布。斂以常額。會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下凡議寬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茲者。頗爲急政。或告以海壩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走。賦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戶瘐死者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司日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旱。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言於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爲借兌約歲熟還之。履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爲糧長一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辨。又檢故事。免其收解。永無所與。會二公皆有勤民之心。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爲立石請紀侯之事。嗟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橫者。獨何心耶。揭侯之職卑矣。朝其有心而夕效焉。且一時救敗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悅如是。則夫曠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侯名夔。江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調。稱良主簿。多可紀者。

元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於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不然。雖暴著於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之門。其持已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閑。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於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元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元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於隱微幽獨之間。而

不可誦言於人者。此元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也。元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而自號元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至大理寺丞。元朗純甫。屢困於鄉闈。純甫晚乃得薦。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爲峴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元朗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元朗自放於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髻髻裸袒行於市。遇不可意。卽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語之。有郡推官迎延爲師。元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罍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元朗不屑意。故爲妄言。卻之。御史莫能致也。元朗於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遠如此。元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元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元朗家墓也。異時古柏甚奇。當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元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於朱瀝源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爲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潸然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予。蓋又二十年始爲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元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膳羞。百品味之物。以爲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輜。題湊之室。以爲無加焉。然猶有斂手足還葬。蓬顆敝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爲之者也。若

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爲人子務揚前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概於禮。而禮之所得爲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懽。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爲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略。翁諱冲。字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爲富家。翁爲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刲股以療父疾。嘗游燕還。受人寄千金。爲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紿曰。金皆在。盡以已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姊代其戶徭。翁好爲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攜吳姬度歌曲。爲蹴鞠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爲子致千里客。蓋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卽鳳翼。獻翼皆太學生。燕翼府學生。葬在漣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於朝廷。莫可得見。至於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其得列於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蓄牧於沾之重興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盂蘭經。十五年不輟。頌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

其避徭之旁縣。召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莊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至是乏。主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庵。榆次張先生曰。善庵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於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耐子男五人。鍼。錠。鈇。鈇。鏜。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在晉之遼。昀昀原隰。草莽廣薦。牛羊漑濕。有美伊人。仁服義襲。嶷嶷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君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撰勅命。臣梁拜捧感泣。爲焚黃於墓。而先是墓石未具。梁陞爲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豎石於墓道。唯文林君之懿美製詞。所褒盡之矣。君姓吳氏。諱翰。字某。世爲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久而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天子。而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蓋非有求知於世。以傲爲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人之所難爲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爲難。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跽。雖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雖有良朋。況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顧愛。君之弟註。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撈掠。遂脫弟於

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爲郡文學。君之悌如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君樂於施予。迎延賓客。瓶之罄矣。賑恤不倦。日闕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尙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爲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爲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荆。高大父清。曾大父名。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即君也。世修學。不仕。則去爲耕農。伯兄爲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有德爲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鼓吹餽。牽絳帛金簇花。再至門牆之後。爲鄉飲酒賓者十有九年。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問學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即返我元宅。毋久殯。且恒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慈和祇肅。能助君爲家。先君而葬。實合葬。三子長凌漢。次即凌霄。又次凌雲。早亡。二女適張某。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喬某。其一未行。凌漢子學。凌霄子問。凌雲子慮。凌霄初倅雲中。以行能高。徙倅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倅。數往來也。故余善凌霄。又嘗同有事京師。旦暮會闕下。因爲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按令得以品官樹碣。其墓因拜請爲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名遣人如京師來請銘曰。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

三老之良。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景之孫。濮州通判效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疑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先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殉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最烈。予嘗爲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至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欲污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爲藁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爲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

如玉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鑑早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鑑父諱士。工部都水司主事。祖諱燁。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爲恥。所以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舉者。而鑑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攜其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九。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妍字圩之原。予爲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寶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歔歔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爲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慕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漫荒莽間。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廁諸纍纍間。殆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浦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茲新兆。蓋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鄒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簪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父客吳中。始爲吳人。公諱寰。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於最著者二張先生。皆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爲憂。遂爲公娶孺人。時年十五。其後四年。年十九生子恆慕。其後諸娣更生子。乃有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爲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之。在尙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爲其子延師。夜則篝燈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恆慕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子皆好遊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絕。公常出遊。一歲中還家。率不過一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懽。孺人爲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間。孝友無間。其治生纖嗇而不信因果之說。吳俗尼僧往往出入人家。孺人絕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諄諄戒其子不得令男子與含殮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之明年。祔於縣東南泮川鄉橫塘之先塋。蓋古之女子不幸而爲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實命不猶歸妹之以恆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沒。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謙爲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恆慕愛尙文雅。有先世之

風。不忍其賢母之沒沒於後世。既勒銘幽堂。又請於予。爲立石墓道云。

卷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麒。母孫氏。先生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黃公奇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黃公者爲多。先生童髻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爲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爲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迺更折節。自矜飾。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攷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已有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爲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己出。亟爲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卽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爲諸生進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慍色。年四十四。始爲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

侍兒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爲。曰：六經聖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至家二日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五十有一。娶陸氏，早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予於先生相知爲深，十年前嘗與予曰：子將來不忘夷吾鮑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中材使予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大略，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父某，妣某氏。娶杜氏，生一子曰憲卿。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於成化丙午月日，卒於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憲卿卜以卒之年月日葬於新阡。先期衰絰踵門而告，余曰：不肖不敢沒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於里之長者而哀荒無緒。每一舉筆，摧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於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爲子言其略。子其文之求賁先君於地下，惟吾子焉賴。余唯唯不敢辭。憲卿鳴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質庵生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爲念。延師致友，惟力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卽大喜，卽不肖所與游，稍不勝，終不懌。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爲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審取重諾，尤好面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徒走出城往省之。或輿迎至家，值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沒也，斂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生吾不得盡其養，沒吾何忍受其產耶？且諸兄貧，亦自應得耳。嘗掌區稅，不忍於斗槩間取圭撮之羨，甯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不肖尙阻水清源，未卽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

卽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已慰。病當去五六矣。因是令遍訪醫藥。不至爲痼疾也。詎意延緩踰時。病與日積。五月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欲營樹產業。俾不肖無所顧於衣食。屹不自暇逸。今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見其丰儀俊清。衣裳整潔。皎然不染紛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雋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亦其種之至勤。獲其實而不及於食。可悲也已。余惡夫世之撰事者。弗核。故弗敢損益於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鄧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